

# 人代犹晰 清音益远 ——记吾师廖蔚卿先生

康韵梅

先生曾云：“深知教学相长之义，在教育青年和子女的工作中，笃学以教育自己为一生职志。”其笃学自励，怀持教育他人实教育自己的觉知，从事教育工作，不仅为传授知识之经师，更是熏染人格之人师，先生如此之精神遂将永铭于学生内心。于笔者而言，先生行谊风范依然清晰如故，且深信其定能与先生之学问文章共同传之久远，而予后人深刻的启示。

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光复，国民政府接收台北帝国大学，并改制为台湾大学，将原本的文政学部分设为文学院和法学院，在文学院初设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台大中文系初立，由北大中文系教授、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魏建功先生规划系务，并代为选聘教师。台静农先生因魏建功先生的推荐，于1946年秋应聘渡海来台，至台大中文系任教。当时虽八年战乱终结，但局势仍然动荡，1947年底至1948年，许寿裳、乔大壮两位先生先后担任系主任，旋即相继去世，台静农先生遂于1948年8月接任系主任，掌理系务长达20年，台大中文系的规模、风格和学术传统，基本上可说是在台先生在任时奠定的，所以每论及台大中文系，一定会令人联想到台静农先生，而台先生卓荦不凡的品格学养和处事风范，已为台大中文系之“传奇”，可惜笔者年辈较晚，无缘亲炙，但每每从师长们口中听到有关台先生的种种，如廖蔚卿、林文月、张亨、彭毅、乐衡军、方瑜等先生常叙及他们与台先生相处的情形，其中与台先生最为亲近的实应是廖蔚卿先生，因廖先生是台先生在抗战期间赴蜀担任白沙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时的学生，先生聪颖多才，成绩优异，深得台先生的赏爱，故台先生到台大中文系任教后不久，便聘请廖先生来系担任助教。1947年8月先生只身来台担任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助教，陆续升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直至1993年荣退，毕生贡献于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46年，获颁名誉教授。

先生素性喜好文学，就读四川资中县立女子中学高中部时，对中外文学已多所涉猎，并展现了文学才华，创作新诗和短篇小说。先生尝有一簿册，中多记载其新诗之作，甚有日本俳句诗歌。先生于台大中文系开设的课程和学术研究领域，则以六朝文学与文论为主。除了系上每位先生必须担负的大一国文课程之外，先生



廖蔚卿与台静农合影，右为叶嘉莹。



1950年3月17日廖蔚卿于灯下为台静农先生速写的作品。



1950年代于台北近郊新店溪河畔



于家中书桌前，所坐椅子即台静农先生遗物。

于大学部开设《文心雕龙》多年，并于研究所开设必修课程“中国文学批评史”，以及“《诗品》研究”、“《世说新语》研究”、“庾信研究”、“乐府诗”等选修课程。

教学之外，先生亦勤于治学，故学术研究成果斐然可观，可谓六朝文学研究之大家。先生专研《文心雕龙》《诗品》，有鉴于六朝为纯粹文论产生及成熟之时代，遂统理当时在文学原理方面有创建性的理论和有关批评方法的文论，撰作《六朝文论》一书，将六朝文学理论分为文德论、文质论、通变论、文气论、神思论、风骨论、文体论、修辞论、声律论、批评论等十个面向进行论述，全书植基于刘勰《文心雕龙》的观点，广纳其

他六朝相关的文学理论，建立一套完备之六朝文论体系。该书并针对《文心雕龙》《诗品》发表专论，特别揭橥钟嵘《诗品》的诗学成就，并以作家作品印证钟嵘的文学批评观点，演示由文学理论而至作品批评的回环互助之研究风格。《六朝文论》以其博大之体系、精深之内容和独到之研究方法，遂成为六朝文学批评理论领域的经典之作。

先生除专研六朝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外，亦承继台静农先生《两汉乐舞考》之研究，继续钻研建安、晋代、南北朝乐府和乐舞，以坚实的史料为基础，博征广集、考辨厘析，先后完成《南朝乐府与当时社会的关系》《晋代乐舞考》《乐府王明君曲考》《建安乐府诗溯源》

《南北朝乐舞考》等论文、企图建构汉魏六朝乐府诗歌和乐舞的发展图像，不仅是重要的诗歌史内容，且开创音乐文学之研究路径，也展示先生研究领域的广博。诸篇已结集成《中古乐舞研究》一书。

此外，先生曾钻研陆机、张华、庾信等六朝重要诗人之生平、作品及其评价，撰成《陆机研究》《张华年谱》《张华与西晋政治之关系》《庾信的生平及其作品》，并由陆机、葛洪的文学论为始，次第论述正始嵇阮、太康诗人、刘琨和郭璞、江左诗人以至陶谢，综论两晋诗人的风格精神，完成《论两晋诗人》一文。此系列作品择取六朝重要诗人，揭示其人其文之特色和与时代的关系，尤其侧重作品风格的承传

演变，诸篇结集成《中古诗人研究》之书，实可谓为一部六朝精要之诗史专著。

《六朝文论》《中古诗人研究》《中古乐舞研究》三部专著，充分彰显了先生于六朝文学领域所达至高之学术成就，而其重视时代背景、作者生平际遇和作品所运用的语言形式和所表达的内容思想之间的互动之研究径路，完全掌握了文学的基本要素。难得的是先生对于六朝文学理论的深刻阐释，以实际作品的评论为据，加以说明，形塑理论和作品相偕并重之研究风格；而注意乐府、乐舞等音乐文学在中古文学史上出现的情形和意义，则早已实践今人强调之跨